共十六

教民
興學
辨等
課藝

牧民心書 第九

卷廿五
卷廿六
卷廿七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五

洌水 編

敎民 禮典第三條○古者大司徒敎萬民大司樂敎國子敎民者地官之職也嘗準邦禮敎規屬于地官今井地未均法制未成所謂敎民不過勸行禮俗謹守鄉約而已權且録之于禮典

民牧之職敎民而已均其田産將以敎也平其賦役將以敎也設官置牧將以敎也明罰飭法將以敎也諸政不修未遑興敎此百世之所以無善治也

周禮族師百家爲族五族爲黨每月之吉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行者黨正以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鄉

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 鏞案周世教民月課而時督之第其德行如考功科其過惡如催科此所謂鄉三物教萬民鄉八刑糾萬民夫然後王者之治也令之守令久者三年短者一朞此過客也世而後仁百年而後禮樂興教民非過客之所能為也然旣為民牧立視其陷溺於夷狄禽獸之域而莫之恩救亦非所謂一日之責也勸行禮俗勉守鄉約又烏可已哉 古者天子之國邦千里惟王域之內有此教法所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皆六鄉之官六鄉者如我邦之京城五部凡在六鄉之外者其教無文六遂在近郊之內而其法猶以土宜教甿興鋤利甿而已德

行道藝不復稱述誠以農夫力田不可月課而時習之也惟
尚書大傳稱耰鋤已藏歲事已畢塾有教戒距冬至四十五
日始出學傅農事未知當時真有此法令之郡縣即古之侯
國侯之教亦必在都城之內盖以古者居民之法學道者居
內以學治民業農者在野以務力田此管子所謂士與士處
農與農處也後世王者無民之法民自散居不異鳥獸農或
在邑乡士在野令之教民不可以中外別士民其所以教戒
者宜在於學道之士其畝畝小民自其鄉里冬月訓誨申之
以孝弟之義如孟子之法教之以鋤耰之隙如伏生之說而
已

束民為伍以行鄉約亦古鄉黨州族之遺意戚惠飢洽勉而行之可也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五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閭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後世鄉約皆本於此

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鄉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

罰不悛者絶之　本註曰德業相勸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節]過失相規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鬪訟二曰行止踰越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毁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道不節禮俗相交謂婚姻喪葬祭祀往還書問慶弔之類患難相恤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按德業相勸之註詳見小學集解當事者宜考焉（呂氏名大防大臨）守令之志高才踈者必行鄉約鄉約之害甚至於冦盜土豪鄉族差爲執綱自稱約長或稱憲長其下有公言直月等名目專擅鄉

權威喝小民討酒徵粟其求無厭發其隱慝受賕責報所至酒肉淋漓在家辦訟紛紜役屬愚氓借助耕耘官又以訟牒委之鄉約使之查報其恃勢作奸罔有紀極寶城郡有校派約派校派者出入學宮者也約派者主管鄉約者也鬪爭不息構陷互加風俗之惡遂甲一道由是言之鄉約不可輕議熟講精思乃可付也

陳襄爲仙居令（小學稱古靈先生）縣僻陋不知教公作勸學一篇使門人讀之教喻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弟敬子孝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恤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

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惰農桒無作盜
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呑貧行者遜路
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畊者遜畔地有畔不相争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挈則是為禮義之俗矣於是耆老相與感泣嘆
嗟從之也朱子在漳州時以陳公此文揭示州民曰同保之
人令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恤隣里
各依本分修本業莫作奸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
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
亦仰申報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

守毋至違犯　案鄉約條例如是足矣不念流弊輕議施行必有悔也今擬呂氏鄉約陳氏鄉約及朱子榜喻文及丘論行實之中抄取其美行數十條別為一冊楷書土書（謂諺文）謄寫數十本頒于諸鄉乃於諸鄉各選子弟百餘人（大鄉百二十人小鄉八十人）別為名錄使之隸習立冬以後驚蟄以前共一百二十日一講令數鄉子弟八面應講出而勸喻其有以鄉約中禁戒之條紛爭辨訟者官自記之于簿曆犯條者多則罰責其子弟犯條者寡則獎諭賞使各興起官又別蹊廉訪其孝子順孫敦睦有行者別加襃賞其不孝不悌頑嚚狠惡者亟行鋤治庶乎有補於民俗斷不可使土豪奸民濫執鄉約之

權也

石潭日記李珥奏曰近日羣臣急請行鄕約故自上命行之臣意以為行鄕約太早也養民為先教民為後民生憔悴莫甚於今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懸然後可行鄕約德教是粱肉也若脾胃極傷糜粥不下則粱肉雖好其能食乎柳希春曰李珥之言是也　許曄見李珥曰何以勸停鄕約珥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飢寒之民不可強之行禮也曄嘆曰世道升降有命存焉奈何珥曰公意以為生民雖極困悴若行鄕約則能化民成俗治升大猷耶自古民墜塗炭而有能成禮俗者乎今者父子雖至親若不念飢寒日撻而勸學必至相離

况百姓乎曄曰今世之人善者多不善者小故可行鄉約珥笑曰公心善故但見人之善若珥則見不善人多必是余心不善然也但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之鄉約無乃訟也　栗谷云呂氏鄉約綱正目備是同志士子相約而講禮者不可泛施于小民朱子欲率同志講學竟未果焉况今民陷塗炭失其恒心父子不相保兄弟妻子離散遷徙束縛馳驟以儒者之行真所決繩之政可以代亂秦之緒干戚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者况約正直月難得其人閭里豪強旁緣鄉約以貽小民之患誰得以檢制若行鄉約則民必益困如曄適忘之士徒知慕古不度時宜不知治道有本末緩急

乃欲以鄉約挽回末俗以升大猷不亦謬乎
張旅軒爲報恩縣監與父老約月朔月半之會令各言民瘼
闕失補益糾正敦孝弟勵廉恥尊德行黜敗俗皆移風善俗
之大法也
前言往行勸諭下民使之習慣於耳目亦或有助於化導。經國
大典曰三綱行實翻以諺文令京外士族家長父老或其敎
授訓導等敎誨婦女小子使之曉解若能通大義有操行卓
異者觀察使啓聞行賞 正宗丁巳增修五倫行實頒于郡
縣令敎諭下民 臣謹案五倫行實旣以土書翻譯又有圖
畫此古昔唐虞三代象刑象敎之遺意也愚民於此深有感

發但以一件之書遍示萬家不踰旬月皆殘毀不可復讀宜視户總每百户頒書一件千户之邑頒十件萬户之邑頒百件乃可遍也

朱子在漳州勸諭榜云一勸斯民當知此身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人之所以愛親敬長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令乃有人不孝不悌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絶逆天悖理良可嘆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

聘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此宜亟自新毋陷刑辟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攢寄寺院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馮元為醴泉令民俗多猾為著諭蒙十四篇以忠孝仁義勸學務農為意鄉給一卷　戚綸知太和縣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有曉

廖剛之守漳州民俗素以侈靡相尚公首立條約親為文訓告之風俗為變

金判官世濂為玄風縣監至監立學規修鄉約條制詳密踰年邑大治　又為嶺南觀察使增損鄉約頒行郡縣聚士府學親勸學藝選於列邑得優於學者以教郡縣士

不教而刑謂之罔民雖大憝不孝姑惟教之不悛乃殺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覽呼

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牀前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孤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後漢仇香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香驚曰我近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時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何肆意一時欲致此子於不孝母聞感悔涕泣而去香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仍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邑令王渙曰不罪陳元少鷹鸇之志香曰鷹鸇不如鸞鳳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案仇覽一名香蒲亭即陽遂亭非二事也特所記互有詳略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

弟所訟彥光不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為善士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大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薛簡肅奎為蜀守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以為養母母子遂相慈孝

金必振為原城縣監縣人李仁為人告不孝配遠地父尚冀數走官訟子寃官以仁罪首丘刑寧不為理至是更覈同里之證仁不孝者幾二十人彼多朝士及仁宗黨乃閱實論報刻伉香事曰夫母告不孝而不即致法者蓋其平恕先於法律教誨急於敲朴令人父子之恩不欲遽壞飭諭敦俗之意自在其中也觀察使讀狀歎曰此真有古循吏風聞於朝宥之

朴世樑為新昌縣監民有得獖不毋其母被其母赴愬收繫

縣獄傍近之人臚列其罪請無赦公愀然曰彼非人不敎而殺不祥舉母子之恩善惡之分譬曉之民感悟請自新公釋其罪厚遺而還之令歸而餽母民遂折節為善以孝見稱

姜裕為定州牧使有一吏人其母為其父所去母子不相知者十五年公泣諭以朱壽昌故事因曰否者且戮汝其人感悟遂求得焉

胡霆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兄弟不友嚚訟無耻者亦姑敎之勿庸殺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季相訟田自言延壽自傷之曰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季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身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納酒肉相對飲食厲勉以意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自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

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齊文

裴之時

張裴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貲惟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裴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無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案罰而賞非所以示民也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　己巳甲戌之饑余在民間見之不孝者猶步不友者比屋可罪有不忍聞其兄新買田土而其弟接屋者荷荷呼食身無妻子不日溘殁一粒之米不得於

其兄者多矣官欲執此人不患不得一鄉每執數人行罪不
赦如康誥所戒則民俗歸尊賢於鄉約遠矣
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
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鬢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許荊為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
荊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顧使吏上書陳
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郴人謝弘等不養父
母兄弟分所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朱子在南康軍曉諭
兄弟爭財文云凡禮為人子者不畜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
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

私畜財貨擅居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先王制禮不敢違也比閲詞訴有建昌縣劉玩兄弟都昌縣陳田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産私下指撥互相推托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聽聞已諭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侄協力家務公共出納竊慮官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宣流承化之責内自循省不勝恐懼

張洽為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為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盗聞之自服

宋陳蕘卿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兄其兄謝曰我悔欲帰弟以田者數矣直懼咎而不敢耳弟曰我田固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去田是縣民有事得公一言以決曲直（陳以直歸弟以田歸兄）

元呂思誠嘗行田社民李某訴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以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咸禹治成宗朝人嘗為全羅監司有閭閻爭釜大小訴於官者公怒命吏亟取大小二釜來曰當擊碎均其斤兩而分之二人服訴遂止

朴元度為清安縣監民有從兄弟爭鷹而訟于官者公縱其鷹責以義乃皆慚悔垂泣而去

尹彌善烇守益山郡有兄弟訟者公詰其弟曰汝何訟兄曰不分我父財問其兄曰何為不分曰父命也不敢違也公乃責之曰汝弟信有罪矣汝父之不子亦過矣古人有不從亂命者雖爾之財亦可分也爾等當服八刑不教而刑吾亦耻之為陳人倫而遣之明日乃來請分

尹天賚為永興府使民有互妻各生一子而死者其妻與子日相鬩不已公招賜酒食諭之曰以母子兄弟之誼皆涕泣謝去同居一室以孝順稱於鄉

胡大抄曰愽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誼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遊造其門閭寬其力稅使邑人靡然知孝或有兄弟訟財親戚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耻之心以頑其乖争之習聽其和允勿使研窮則民俗歸厚矣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庄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之同氣汝幼時適為汝主之耳

不然亦爲他人所欺其捐半供佛與母若遺姊復爲兄弟顧
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山陰人孔平諸竟陵王子良訟嫂市米負錢子良嘆曰昔高
文通與嫂訟田義以于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洪處厚爲慶尚監司民有骨肉訟者必先治其罪然後聽其
曲直俗爲一變
柳正源爲慈仁縣監民有叔侄相訟者公愀然曰爾亦人耳
豈無倫彝之性而爲物慾所蔽以至於此命置庭隅各自深
思久之兩人慚懼扣頭以所爭相讓而退後有從父兄弟爭
水而鬩既而悔曰得無我侯聞之乎

遐陬絶徼逺於王化勸行禮俗亦民牧之先務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成宰遂爲衰將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出檀弓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産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朱子在漳州時曉諭居喪文云進士呂渭夫狀有稱見居母

喪而身着帽幞皁紗巾即已開陳禮法當聽告戒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者先王制為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然準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無厚薄而有國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尚未泯也自今以来有居父母之喪須服麁布黪衫麁布黪巾繫麻絰着

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補劬勞勉
遵禮律仰承聖化
許禂為寧越郡守俗為父母只行百日喪禂諭民以禮勸行
三年喪喪祭之需章多助之遂成厚俗
奇判樞處為濟州牧使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溝壑公未
上任先敕州吏備棺槨教以斂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教化
大行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叩謝曰賴公之惠得
免暴骸無以報恩公應於今年生育賢孫果驗先是公之三子皆無子是歲掌令軸生子潛官至應教
趙克善為淳昌郡守鄉吏之短喪服役者許給三年暇仁聞

達于四境甾祇至有追服其父母喪於數十年之後者

韓延壽為淮陽太守召郡中長老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諸生皮弁諸生為吏民行

喪制嫁娶禮百姓遂遵用其教

後漢李忠遷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国乃為起

學校習儀容

任延為九真太守其地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各使

男女皆以年齒相配民曰使我有是子任君也以任為名

北史薛慎為湖州刺史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

慎謂守令曰豈有其子娶妻使與父母離析非唯蠻俗之失

亦是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並遣守令各諭所部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楊志堅好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書送之妻曰持詩詣官請牒時顏曾公為內史以其敗壞風俗决二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米布署為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尹承吉為龜城府使地接邊塞民鮮知禮婚娶多瀆亂公為設條禁民頗從華

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去望捨投餌哺之昆季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告辨督屬民俗翕

然為變

孝子烈忠臣節士闡發幽光以圖旌表亦民牧之職也

晉鄭袤為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　案梅氏古文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蓋當時守土之臣以旌別孝義為職事故其文如此古以旌門謂之綽楔之者扁其門楣也今俗誤作棹楔無所據也

南史始興王憺為江陵州將州有甄恬世居敦行憺表其行韻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　唐丁公著父喪負土成塚頓力癯綴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上至行詔刺史賜粟旌表門閭

朱子始到南康榜文云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暠司

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又
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民娶婦陳氏守節不嫁
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旌寵以官資表門閭蠲除徭役此
足見其風俗之美　又隸云司馬曷司馬延義熊仁贍未委
其墳墓及旌表門閭有無損壞義門洪氏未委其家目今有
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
不曾修葺又劉西澗先生菴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案此
皆為民牧者之樹風聲敦教化之本也

姜裕後爲江界府使聞　宣廟西幸時府使李鳴河死事而
仍葬界中卽立石識其廟而復其守者西民感悅（左菴集）

權𢢜爲江華留守李奎報墓在鎮江山公刻碑立之禁其樵牧

李壽頤爲衿川縣監成三問等六臣墓在露梁之西公立碑置守塚二戶

趙世煥爲東萊府使　上聞公貧甚命賜金三十至則大修忠臣宋公象賢祠買奴婢以守之有官奴石邁亦殉節而其子孫尚在賤籍公爲贖之無遺

若夫矯激之行偏狹之義不宜崇奬之以啓流弊其義精也

孝者人倫之至也然其平日婉容柔色先意承志以養其父母之心者不足以表見一鄉而斷指割股能辦悽怛之節者

多雖其卓絶之行非人所及大抵斷指刲股非大舜曾參之所行非周公仲尼之所言九經遺文無所考焉君子於此誠兢兢然難言也若雀投鯉躍之詳筍挺栢枯之異此是至誠格天千載一有之奇而今家修一狀鄉修一牒皆有此說吾恐天之降祥不若是其爛熳也如有一毫虛僞藏於其中圖占至善反歸大惡斯又為人子孫者所宜慎者也野人鹵莽任其至性或並有父母之喪者左手執苴杖右手執桐杖頭戴二經腰纏四帶以三年者有之或有以三年之喪為服三朞展服至三十六月者有之（見禮考）若是者牧宜引經據禮以駁其非使從先王之制可也　遐土野人或於君喪自制斬

衰之服朝夕望哭以終三年鄉里保舉薦其忠義亦非禮也
庶人之於國君國中齊衰三年邦内縞素三年（國中謂王城之中）大
夫朝士之外復豈有斬衰乎烈女旋表亦合商量或遇盜賊
夷蠻刧迫其身將至沾污者死固當矣若夫青年喪夫不堪
着恨或自縊自酖以遂其偏狹之性者斷不可襃奬細探其
實或緣舅姑咎其薄福或因伯叔疑其病祟一言識觸決意
自戕或情性深厚者哀悵益急不能久視皆不必延譽惟含
悲忍痛善養舅姑撫育細穉以扶夫家之門户者方是至行
雖無驚人之節牧宜發其幽光以樹風聲　若夫倡義赴陣
不立寸功死其鋒刃其風節卓異者當時大臣及按道之臣

皆已表聞令於數百年之後追作事實歸為文蹟以圖上徹者多不可憑信此等處雖不必露我本意宜十分持難踰時越月毋陷欺君之罪可矣萬曆壬辰從戎之人自稱貞陵叅奉此時其有 貞陵乎（貞陵復位在肅廟中年） 又或追作誌石埋之墓墟因事而發謂之古蹟種種奸偽不可盡察而牧臣使臣輕以奏聞隱然為欺君之臣者多可不懼哉

禮部則例一孝子刲股傷生及烈婦夫亡無逼迫等情遽行殉節者例不準旌 一孝女以父母未有子孫終身奉親不嫁者照孝子例旌表 一婦女因強姦不從致死及因人調戲羞忿自盡該督撫聲明並非夫亡再醮者具準旌表 一

童養之妻尚未成婚拒夫調姦致死者准其旌表建坊旌烈女父母之門　一僕婦婢女及尼僧道姑有拒奸自守不為強暴所汚因而致死者俱准旌表　一屢世同居和睦無間者經該督撫題請旌表　案中國旌表之法其條例甚備此其槩也凡遇孝烈宜知此意（中國之意給銀建坊題額豎碑皆足以奬勸聯吾東雖有旌門法）一矯激之非所勸也

末俗雖薄教而導之亦有歸化者矣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共留亭長慚還牛自詣獄時河南尹袁安使掾肥親造廉之有雉傍有

兒童問曰何不捕雉童曰以其方雛故也親曰令蝗不犯境
化及禽獸童子有仁此三異也還白安安上書帝嘆之
程伯子調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
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檥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
竿鄉民子弟不敢畜其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李信奎知清河縣監俗好發塚縱火信奎設教戒十三條令
里民書於門月朔望儆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
為之變

[illegible]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六

洌水 編

興學 禮典第四條

古之所謂學校者習禮焉習樂焉今禮壞樂崩學校之教讀書而已

古者諸侯之國皆有學宮其教法與王城之太學無以異也三德三行師氏文六藝六儀保氏文其德中庸孝友其教諷誦言語司樂文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文若其恒業之所隸習樂舞絃歌以為之主故堯舜之世典樂主其教周官之制司樂主其教今郡縣之學即古諸侯之學然樂舞已亡

絃歌已絶後世之所謂興學校者皆虚名而已絃者琴瑟也歌者風雅也孔門教人猶主絃歌故子路鼓瑟有升堂入室之語升堂者堂上之樂入室者房中之樂也（子路能為風雅不能為二南）伯魚學詩有周南召南之語謂以周南召南唱之為歌被之為絃非謂讀詩而知其義也絃歌既絶學校當廢然講中庸之德勉孝友之行誦詩讀書以時習射以時行鄉飲之禮亦可曰興學也古者太學行養老之禮以之興學行瞽學之禮以之興弟行饗孤之禮使民不偕此孝弟慈之所以為太學之宗旨也故宜存此意學宮行養老之禮（見上第大篇）行鄉飲之禮以興孝弟其或新経寇難民有死於王事者饗其孤子如今

之也州　以存恤孤之意亦足以備文也若經難已久者訪求倡
義家子孫春饗于學宮是勸忠之要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文學者小學之教也然則後世之所謂興學者其猶為小學乎
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
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
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鄉文翁以為右

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而求之繇是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北史辛昂為成都令與諸生祭文翁於學堂教以忠信孝友　案文翁興學不過乎文學文學者古者小學之教也小學之教六書為主象形會意轉注假借諧聲指事是為六書欲興文學者六書之學其首務也況於吾東六書之學尚今昧昧者乎

張霸守會稽舉賢興學四野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啼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案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其好學猶

能如此

後漢伏恭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

後漢杜畿為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百姓勤農家家豊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顏斐在京兆教匠作車賣豬買牛家家殷富乃起文學廳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中起菜園使民役閒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二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利

隋梁彦光為相州刺史州人技巧商販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萬端彦光欲革其弊乃用俸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招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論惰業者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助以財物於是人皆剋勵風化大改

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于門

程明道令晉城暇時親至鄉校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新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

生擇子胥之秀者聚而敎之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胡宿知湖州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祀之

陳襄（字述古）知常州郡庠窄不足以容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公以育英才爲已任出其門者知仁民爲固國之本治己爲臨下之範學古爲修身之資事新爲行道之始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敎導也（自警篇）

唐鎰爲濠州政敎清簡延經術士敎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

十人

陟堅為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講頌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絃誦聲後知南陽府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為學之指使轉相勸諭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反濂洛諸儒遺書堅即薛文清宣之後學也

丁積為新會知縣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女子惰業者聚廡下日誦小學書親為解說風俗大變

黃俊良為新寧縣監留意學校增新文廟力加勸導又古縣創學舍一區扁為白鶴書院藏書置田士心興慕退溪集

趙克善爲温陽郡守時朝廷方興學校令州郡教童蒙三朔不通者汰定武學人心疑懼無入籍者公請于監司曰三代造士皆限以三年大比三朔非責效之期盍且緩之以期成就監司許之乃召境内父老諭以立教本意皆喜以聽命命自八歲以上皆教小學一月再聚公廨親自講課頗有興起之效

學者學於師也有師而後有學招延宿德以爲師長然後學規乃可議也

中國州學皆有教授吾東郡縣之學亦有訓導中世以來此官亦廢今欲聚徒勸學必有宿德鴻儒爲之師表乃可行也

難矣哉　經國大典曰鄉校敎官供饋不用心者觀察使檢覈以憑殿最

齊蕭瑣為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大儒衛凱融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

韓文公為潮州刺史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

張詠守益州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遂延獎加禮敦勉能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呂公著通判潁州時歐陽公適知州焦千之從焉字伯強呂公

招延之使敎諸子諸生小有過差焦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

胡瑗為蘇湖二州敎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齋者擇其疏通有器局者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

蔡襄知泉州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

經講問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首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為諸生率

王荆公為鄞公請杜醇先生八縣學書曰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請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

林肇為慈溪令修孔子廟治其四方為講堂學舍乃師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與於學

石子重調剱州尤溪縣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石君至郡令其友古田林用中来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

為陳說聖賢教學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
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
石君視古學官為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
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
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

朱子在漳州延郡士入學牒云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
日以來漸有論緒但以州郡不能尊賢致使諸生無所薰陶
今覩新汀州知錄黃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
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祿之任
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施學

正允修石學士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揚穀方正家亓嚴憚林貢士島簡李進士唐次武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祭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盧雝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徐寓務學求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修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崇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韞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三年二月初二日牒

鏞案招賢入學以敎諸生此興學之首務也然吾東惟嶺南可議此事餘未易也

朱子始到南康榜諭文本郡背負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
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長沙
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秘丞父子相繼皆有
德業著在丹青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
而比年以來士氣衰弊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
數亦小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
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
吏未嘗加意使閭里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
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國待補聽講
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粮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

時諸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參方請於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姚善知嘉興府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每月朔望必延置學宮講經書以訓士有錢芹自守甚高善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芹受之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善聞之欲往候之芹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朔至迎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遂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黄俊亮牧星州重修文廟恢拓舊規會吳斯文達為州教官

相與志同意合揀取弟子若干員分為四等令各主教任其檢督每一會講令背誦其所讀書因為之論難疑義考其勤慢第其賞罰州東有孔谷因立書堂又於八莒縣立鹿峯精舍訓廸多方成就甚多

李尚伋為端川郡守北荒不尚文學公為延其稍秀者為之師以教其人月朔必親謁夫子廟仍與諸生講論未幾有文藝偕計者矣

修葺堂廡照管米廩廣置書籍亦賢牧之所致意也

有虞氏之學名曰米廩誠以有學斯有士有士斯有養若米廩不繼無以養士今州縣學田不為不多又其私蓄之財邑

邑皆有守令不察鄉中不肖子弟出入學宮者三五成羣討酒索飯又其任事之人陰與掌庫者朋奸偷竊唯意玆所以學宮之財常患空匱也牧欲修舉學宮之事宜先察米廩贍其資用然後延賢聚士乃可議也　牧上官既三日召鄉校首僕問去年學田秋收之穀幾石養士齋秋收之穀幾石若有司馬齋亦宜同查令上其簿於是又索用下之簿令鄉丞查其會計其可追者追之其可捨者捨之乃定存留之數於是諭之曰今日為始凡學宮之財雖一錢一粒其日用之簿宜受官印其無官印者無得擅用朔望焚香之外其閑雜往來者不許供饋如有違者汝其有罪

續大典曰州府鄉校學田七結郡縣鄉校學田五結賜額書院其田三結皆免稅凡鄉校之田守令檢察 守令檢察在於法典其敢忽乎

俗之所以荒昧學之所以鹵莽以無書籍也十三經註疏二十三代史三國史高麗史國朝寶鑑杜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王圻續通考吾東之文獻備考此數帙書籍不可以不具也牧宜竭力經紀以圖購置嚴其鎖鑰時其曝曬出納省閱皆具條例使之遵守焉可也

唐李繁為處州刺史作孔子廟選博士弟子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

范純仁知襄邑縣令始為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之聽政之暇至學校親勸諭之

李詳為宜黃縣令始立縣學廣置書籍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以養良材之士

權守平為光山縣監學校舊在城中湫隘頹陊守平卜地於城西二里建學如禮校前有民田數頃公出財買之或治為水田或為菜圃或為僕隸之家又買民田半入於學半入於司馬齋又以綿布百疋租穀百石黃豆廿石充學生之用又備四書五經諸子韻書庋而藏之由是儒風大振文教益明

簡選端方使為齋長以作表率待之以禮養其廉耻

鄉校任事者校長一人南方稱都有司掌議一人色掌二人荒遠之
地士族稀小土族如林着如為伍絕不往来於是土族專擅
學宮據為窟穴此輩多不學無識分群立黨傾軋則發人陰
事爭奪則視如朝局締結奸吏則蜚語于監司交通發妓則
納賂于縣官常為吏家之押客爾汝論文長成酒家之約會
日夕鬪鬨其經營則引進富人之子使為齋任使執祭祀受
其賂物以自醉飽而已牧宜知此事簡取端士使為齋任
齋任有闕宜別求端士必其足跡不入於城府文學有名於
鄉里門地有餘而特以不求之故尚不經任者乃可用也我
之誠意能勸起士族使之匪心則大善如不可強取於土族

未必無佳士也　既得其人牧宜下帖于鄉校曰名爲士子出入吏家出入妓家出入酒家其行止鄙陋者官當百道廉探别般嚴懲永削青襟之錄將有黄蠟之罰其惰游學宮者生知而不禁亦必有責　焚香釋奠習禮課藝之日可與相見非公事切勿引接其數數請見者必其心中有私奸詐不難知也　如有罪犯必先削儒名論報上司乃用刑杖今之守令笞之刑之無異奴隷彼既無耻雖能安受在我道理不當如此名之曰學儒者待之如名門清族可也

胡大初曰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典謁之餘便當延見襟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

廩餼必豊課試必勤其端厚俊秀者奨異之其詞訟蔓反者庇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則士悦而知慕矣案遇訟當以至公處之若用心庇護則弱者被其害矣

宋衆仁宰安東以官穀未納刑訊上庠士子或有死傷者輔德李埈號蒼石疏論其事仍被駁遞

朴知誠曰昔先君爲宰時雖籍校之輩苟名爲士者巾服呈狀則必冠帯而臨之若犯罪科必用楚撻大則先使渠輩鐫名于校籍後乃加笞杖

院任差帖式　朱子在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云白鹿洞書院舊有學長今覩學録楊日新年徳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

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給帖付貢生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帖　鏞案鄉校書院其校長院長章議之等不為差帖但以姓名三字附之標上謂之付標非禮也官欲差帖士林着之宜引朱子此帖官下此帖則朝附夕撝左擯右奪之習庶乎其小戢矣

養老之禮教以老老孟冬行鄉飲之禮教以長長仲春行饗孤之禮教以恤孤

養老之禮已見上編愛民著一條

鄉禮者京禮也古者王城分為九區狀如井田中為王宮面朝後市左右六鄉兩兩相嚮鄉者鄉也丘黨為州丘州為鄉

如我邦　王城之內東諸里以為一坊東諸坊以為一部六鄉如五部鄉飲酒者京飲酒也鄉射禮者京射禮也今人未詳古制以鄉為野所謂鄉飲禮鄉射禮獨令郡縣行之而　京師闕焉亦一簡也然今之郡縣亦古之侯國今之守令其位如古鄉大夫州長ノ今自為主人以行此禮叅古酌今未為失也鄭玄謂周法正月行之漢法孟冬行之吾東掌古皆用漢法今姑依之　古禮太繁我　正宗大王御定鄉禮合編頒于郡縣其儀尚縟至若丘禮儀所著其文太簡不成貌樣今參酌出儀注如左

禮飲之禮牧為主人擇處士賢者以為賓見禮註學官掌議以

為僎（輔主人者丹室有佳士亦可為之）處士賢者以為介（蓋德亞於賓介者或）邑掌二
人訓長一人（西齋生）立之為三賓（賓者佐主人）處士賢者立之為三
賓（蓋德亞於介）禮丞一人立之為樂正（郎禮旁鄉所）端士一人立之為
司正（擇一鄉之善以察威儀）郡丞羣吏從者二十七人（三九也）衆賓弟子
從者二十七人（亦選於鄉中）古禮衆賓無定數今人不嫻禮儀
若負數無定雜人攔入叫吸争鬪必敗乃事數不可不定也
負額既定設限於學宮（設繩索如網）令軍官數人把守紅門嚴
禁雜人乃可以行禮也古禮八十九十者亦與飲今擬七十
以下乃可延請其筋力康健欲自来觀者亦許之　招善歌
善瑟者授鹿鳴三篇周南三篇召南三篇先期誦習令歌瑟

相和其聲務在和緩禁其激烈

前期三日主人戎賓夙興具冠服（烏紗帽黒團領）詣賓家拜請来臨

賓荅拜許之　遣僎于介家拜請許如上禮

前一日設席于明倫堂之庭（堂濶則設于堂）賓席設于西北（乾方也）東

面北上主人之席設于東南（巽方也）西面南上賓席既設次南

介次南三賓次南衆賓九人惟弟子十八人坐於後列主人

之席既設次北僎次北三賓次北羣丞九人惟羣吏十八人

伏於後列樂正之席在阼階之上司正之席在西階之狀上

樂工四人之席當其中　席之南端畫地為阼階西階之狀

上設幕次（雖飲于堂亦幕庭）　厥明贊者設樽禁（尊所也用短足床）于阼階

之西玄酒一壺清酒一壺脯醢一籩脯五脡醢二品盛鹽二具玄酒

在西　設洗于西階之東用小床　盥手一匜帨巾一事　贊者

監烹于鑊所其牲用犬三鑊各烹二狗　主人及與諸明倫堂座定

賓弟子一人到門告賓至　贊者入告　賓至介從三賓從

衆賓從弟子從　主人出迎僎從三賓從其群從群吏各守

位不從　主人出大門外拜賓賓答拜主人揖賓入賓答拜

主人從門東入賓從門西入　入門相嚮立主人揖賓答揖

至階主人揖賓答揖　主西面立請先升賓對曰不敢　主

人請先升賓對曰某不敢　主人曰敢固以請賓對曰固辭

主人曰某不得命敢不先升　主人由阼階升至位西嚮立

賓由西階升至位東嚮立　僎以下由主人之後以次序立于主人之右其勢逆　介以下從賓序立于其位其勢順　主人再拜賓荅再拜凡賓主拜揖介僎以下不與動　贊者告坐賓主以下皆坐　贊者執洗盞酌授主人主人受盞還授贊者贊者二人一執盞一執篚詣賓位前跪獻賓賓受盞飲取脯一片嚌之　贊者退復位主人拜賓荅拜　贊者執洗盞酌酒授賓賓受盞還授贊者贊者二人一執盞一執篚詣主人前跪獻主人受盞飲取脯一片嚌之　贊者退復位賓拜主人荅拜　贊者佐主人以飲介如上禮介拜主人荅拜　贊者佐賓以酬僎如上禮僎拜賓荅拜　贊者佐主人以飲三

賓如上禮　主人拜賓長答拜（三賓之長者）　衆賓（羣丞）交獻如
上禮　贊者各就位坐賓弟子一人起洗爵酒以獻贊者如
上禮　賓拜贊長答拜（三贊之長者）　樂正引樂工升瑟者二人
歌者二人升自西階坐于南端北面東上　歌者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瑟者和之　羣吏一人起而酌酒以飲樂工不
拜　乃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皆依瑟　乃進饌賓一鉶（狗羹
也）六豆介與三賓一鉶四豆衆賓以下一鉶二豆其有七十
者皆六豆六十以上皆四豆（雖衆賓尊之）　主人一鉶六豆饌與
三贊一鉶二豆司正樂正一鉶二豆羣丞羣吏一鉶而已
凡進饌先賓主次介饌以下亦如之　乃進酒贊者二人一

執壺一執盞詣賓獻詣主人獻以下皆交獻之　既獻三賓
乃獻衆賓以及羣丞乃獻司正乃獻樂正乃飲樂工乃飲弟
子以及羣吏　贊者各執位自酌飲　既飲既嚌樂正起立
告曰絃歌既和飲酬孔皆請以安燕　司正起立告曰旨酒
佳肴賓主既樂請攝威儀主人與賓與執西階上立　主人
拜賓答拜　賓復位　又進酒一編　樂正命樂工歌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　司正告曰賓既醉止威儀不愆請酌無筭
賓辭曰某既醉矣不敢聞命贊者撤鉶豆三賓以下執事撤
之　贊者告禮畢　賓降自西階介從三賓從衆賓子弟從
主人降自阼階僎從三贊從羣丞羣吏不從　及門相嚮立

主人拜賓荅拜　主人還八步頃還于署　案此諸節其義
理并見鄉飲酒義可按而知也辨弟長明貴賤其大義也無
而不亂和而不流其徽文也至若度數之出入古今異宜不
必拘也　丘禮儀有忠國孝親閫門鄉黨胥訓胥教諸語在
古無文盖以鄉飲酒者使民觀感而已非以口舌教之也教
以口舌非聖人制禮之本意故今所不用
唐李棲筠為常州大起學校堂為鄉飲酒禮人人知勸敎行
孝弟
張署為虔州刺史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
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

鄉孝徐先生積為楚州教授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

趙克善為清道郡守秋大會郡中父老子弟行鄉飲酒禮相與修講教條勉以彝倫自為詩以勸之

饗孤之禮儀禮殘缺今不可攷然禮記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郊特生 月令曰仲春養幼少存諸孤大戴禮曰司徒典春朝孤子八人千乘篇 禮記曰天子視學養老幼于東序文王世子毛詩正義曰辟雍養孤之處靈臺頌 韓詩外傳云事老養孤代民勸善後漢書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尊耆老恤孤幼大學所謂

上恤孤者此之謂也周禮天官外饔食酒正地官遺人稾人司門羅氏之等凡饗孤之禮共其食物其文歷然明係三代令典牧既修學校之政不可以不修此禮所謂孤者死於王事者之子姓也　牧訪求本管有忠臣死事者之子孫雖無寸功若倡義赴陣死於矢石者其子孫皆所當恤也訪得幾人擇於其中以有齒德者立之為賓其餘為衆賓或三或九唯所宜也　前期陳設于明倫堂牧之位在北壁下南向賓之位在西壁下東面北上其餘如他禮　宜於仲春行之

前期三日令齋長戒賓　其日牧夙興詣明倫堂坐定　贊者告賓至牧出立于門內西嚮立　賓從門西入東向立牧

拜賓荅拜　至階相揖牧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衆賓從以
升各執位立賓再拜主人荅拜　坐定乃進饌賓主一鉶六
豆衆賓一鉶四豆乃進酒乃獻賓乃獻牧乃獻衆賓　賛者
立主人之左告曰念爾先人我心傷悲旨酒肴以慰永思
賓俯伏興對曰念我先故饗以佳肴敢不承惠歸告先人
撤饌賛者告禮畢賓出牧送之于門内賓拜牧荅拜

以時行鄉射之禮以時行投壺之禮

鄉射禮古禮煩縟難行宜取鄉禮合編參古酌今槩括為文
以行之　投壺禮禮記所載最詳最密可以按行唯魯鼓薛
鼓之節今不必細導但用一鼓中則鼓之亦足以行禮也飲

禮財禮其事張大不可數舉唯投壺之禮其文旣簡其行不
難而揖讓升降進退周旋修辭致容亦足以習容觀而觀感
儀舂秋暇日牧親往學宮與諸生常行此禮喻其義理必有
觀感而興起者矣
韓延壽為穎川太守聘其賢士以禮行用廣謀議納諫爭舉
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
升降揖讓講武習射御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七

洌水 編

辨等 禮典第五條

辨等者安民定志之要義也等威不明位級以亂則民散而無紀矣

易曰辨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君臣上下非禮不定古者聖人開物成務爲文章以表貴賤所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之謂也服章有等九章至一章旗旂有等九游至一旂車乘有等玉輅至縵輅屋霤有等卑者不重霤祭祀有等飮食有等秩然森列上下以明此聖人馭世安民之大權也吾東之俗辨等頗嚴

上下維持各守其分近世以来爵禄偏枯貴族衰替而豪吏豪氓乘時使氣其屋宇鞍馬之侈衣服飲食之奢咸踰軌度上陵下替無復等級將何以維持聯絡以之扶元氣而通血脉乎辨等者今日之務也

族有貴賤宜辨其等勢有強弱宜察其情二者不可以偏廢也

古者為天下國家者其大義有四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長長(即老老)四曰賢賢親親仁也尊尊義也長長禮也賢賢智也天屬之外以爵與齒德為三達尊古今之通義也所謂尊尊者入仕為君子者其位尊貴操業為小人者其位卑賤兩等而已然君子之子孫世守其道績文秉禮雖不入仕猶為

貴族彼毗隸之子若孫敢不秪敬此第一等當辨者也鄉丞
雖非仕宦在其縣世佐守牧之政亦滕薛之大夫也毗隸之
賤宜有禮貌此第二等當辨者也其或以毗隸之賤高貲致
富其子若孫納賄圖差得為鄉丞搜父易祖印出偽譜納由
獻婢連姻貴族鑽穴尋蹊締結官長如此之類在所懲抑不
可扶植然或其行誼敦厚其兆將興者栽培助長不害為德
若其隣里傭雇之誐乘醉打罵則宜小懲此第三等當辨者
也余久居民間知守令毀譽皆出於辨等敗之愛民者偏以
抑強扶弱為主不禮貴族專護小民者不惟怨詛朋興抑亦
風俗頹敗大不可也然嚴於辨等者俗謂之正名分斯則過

矣君臣奴主斯有名分截若天地不可階升若上所論者何
論等級不可曰名分也兩班者東西二班也士者堂下官也大夫堂上官也今貴賤混為兩班稱為士大夫此亦誤矣
張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
弱豈非好事徃徃只這裡錯須如明鏡照妍醜自醜何須吾
事故大初曰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為能然此風既
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奸猾之徒
飾為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
其或世家大族盤據一邑其中有一二不肖不學無識年利
行惡侵虐小民以致流亡懸磬裂鬢蹝尾燒趾子母生生頃

家破産以為民離者戒之威之俾各悛改猶然不動縱肆如舊者牧宜嚴嚴懲治不可以辨等為心也又或鄉負冷族躬治畝畝與毗雜作諧謔無禮溪市醉鬨互發醜言醒着儒衣乞正名分者官若治之太嚴民將不服亦不可以辨等為心也要之以賤凌貴牧所憂也以強凌弱牧所憂也權衡參倚斟酌得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然上無所失下不先犯宜以士子之行申申責諭使之知愧然後其凌貴之罪治之痛狀斯可無惡矣

凡辨等之政不惟小民是懲中之犯上亦可惡也

百年以來爵祿不及於遐外古之士大夫其子孫零替基業

破落不成模樣土族秉權百計陷害以報數世壓抑之嘗而守令未者誤聞虛聲謂某縣某家原是大族愿然武斷又厖奸鄉之讒專以抑此家為心者多矣不亦謬乎凡貴族被土族侵凌者必宜痛治亦所以辨等也　近者吏習日渝月變小吏路逢貴族不肯納拜吏子吏孫其不入仕者待境內貴族無異平交爾汝呼字不復為禮此世變也宜飭下吏毋得如是　飭曰吾聞汝等驕悖日甚數十年來如此如此如有入聞官當嚴懲三令五申如有犯者治之峻截士林大悅非化小民之懲此辨等之最大也　其或土族奸細夤附權吏圖差鄉任者相與爾汝不必照管任其所為

少陵長卒凌帥亦所當辨凡遇訟訴宜察其等凡其貴賤旣同而以少凌長者不可不懲然貴而幼者遇賤而老者亦宜有禮不可以不戒也卒伍之人於隊長旗摠亦宜有禮奴隷之人於群吏列校不可無嚴斯皆辨等之所宜務者也

續大典曰常賤毆打士族事情明白者杖一百徒三年僞者杖一百流二千里 推斷條

宮室車乘衣服器用其僭奢踰制者悉宜嚴禁

召信臣為零陵太守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為業輒斥罷之其嫁娶逾期者有罰風俗一變 明史

大明律曰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物之類各有等第若違式僭
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叙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工匠
並笞五十違禁之物並入官

續大典曰庶民表衣前則去地四寸後則去地三寸袖長過
手袖樁廣八寸袖口五寸裏衣亦以此遞減其分寸　今誠
隸下賤皆著道袍長裾儼如朝官布帛日貴紀綱日頹非細
憂也然非有朝令收不可如何也宜以時諄諄然戒之

經國大典云宗親妻女堂上官母妻女婦有蔭新婦外用有
屋轎子者杖八十　京城三法司禁亂條件有乘轎之目故
三醫司譯官觀象監筭律之等雖沾官祿非經守令及堂上

實職者其婦女不敢乘有屋轎至若市井之等雖備局內閣之吏其婦女無敢犯分余昔在西邑西俗吏家婦女雖新婚並無乘法況於有屋乎余見嶺南其俗亦然唯獨湖南之吏其婦女皆乘有屋轎朱簾繡幔前呵後擁遇士高聲辟除其男子騎馬隨後馳而過之不唯新婦然也老者亦然故家名族貧衰日甚獘轎索縛破盖席補統裙爲帷截萁爲簾載之舁背婿執其杠扶者不與左欹右仄狀如乘船狹路相逢被其擠仆隨崖落水嬰孩倒瀉此哭方痛彼行已遠今日日所聞皆此事也吏曰以轎邪心益生士曰以戲風氣轉索斯皆爲民牧者與吏朋奸唯吏是媚吏所厭聞即一言半辭不

敢出口駸駸然以至是月御史暗行者亦皆熟視不救不知各器日紊大亂必生防微杜漸宜及此時不可以微事忽之也

經國大典云庶人男女並禁紅紫帶金　青畫酒器交綺綃玉珊瑚瑪瑙琥珀青金石及黃銅鞍飾鍍鐙子銅臾　有蔭婦女外用花席者用朱漆器者用綵花鳳金銀露布花者婚姻用紗羅綾緞蜀毯者並杖八十　今郡縣小吏其衣服器皿鞍馬飾裝奢侈僭濫無復限紀燕器倭器紅綠紫黑錦補金銀無所不用噫且奈何　康津吏蔡某冬月以貂皮飾溺器以銅鐵塞也暗行御史李羲章宿其家見之厥明按事出

梟示之令擂鼓三通貫耳灰面到法塲解之止用本律士人至令稱之本律杖一百吏胥與有官者同

經國大典曰庶人衣服九升士族草笠五十竹又馬尾笠付竹笠庶人草笠三十竹又竹織笠繩結笠　案草笠古俗也然當時庶民士族其首服有等級明矣今也上自大臣下至小吏皆着駝羅細帽簷三百回以上噫且奈何

經國大典曰堂下官馬鞍用銀入絲者庶人墳墓石物踰制者勿用石人望柱表石無過二尺並嚴禁科罪　法雖如此今下吏賤隷皆騎銀鞍其墓前象設擬於公卿儀文之濫一至是矣此等犯禁者平時不必騷擾惟因事懼法並數此罪照法嚴繩庶幾

知法之本嚴也

盖自奴婢法變之後民俗大渝非國家之利也雍正辛亥以後凡私奴良妻所生悉皆從良自此以後上弱下強紀綱陵夷民志以散不相統領試以著顯者言之萬曆壬辰之難南方倡義之家皆以家僮數百編為卒伍嘉慶壬申之難西賊也故家名族相與議事而一家一僮亦且難得即此一事其大勢之全廢可知也

國家所倚者士族而其無權失勢如此脆有緩急小民將相聚以為難而誰能禁之由是觀之奴婢之法未嘗變也今選鄉土頑賤多饒實而故家遺裔不成模樣乃守令來首謁門

百年以前流傳之言猶謂貴族豪強每遇相訟先以抑強為心此大誤也宜知大勢全變不可謬守前見致失士族之心也

西山筆談云前輩謂奴婢世傳之法唯吾東有之殊不然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其籍則三代之法亦世傳矣陳勝傳云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産子悉發以擊楚註云家人之産奴猶今云家生奴也則法亦世傳矣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則漢法亦世傳矣唐顯慶二年勑云放諸奴婢為良者皆由家長手書則唐法亦世傳矣宋明以來其法皆然大清律例云家生奴婢世世子孫皆當永遠服

役身契年久遺失事所恒有既已衆證確鑿不必復以身契為憑斯蓋宋明流來之古法也連文釋義云男而婿婢者謂之臧婢夫也女而婦奴者謂之獲奴妻也婢婦奴妻是為臧獲臧獲所生豈有從良之理乎元世祖欲革高麗奴婢之法者高麗之法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若父若母一為賤類則縱其本主放許為良所生子孫却還為賤故欲開其從良之路而已非謂世傳之法因可革也然而忠烈王奏乞仍舊其辭哀惻以為此法一變國必危亡夫豈無故而為其哉然則辛亥變法不惟於古不合並非元人之意也大抵小民愚蠢無君臣之義師友之教非有貴族高門為之紀綱則

無一非亂民也自辛亥以來貴族日彫賤類日擴上下以紊教令不行一有亂變即土崩瓦解之勢莫之能禦也君門既遠縣官如寓而村閭比隣之間無可以統領羣愚者則不亂何為亦何以禁其潰裂哉愚謂奴婢之法不復則亂亂不可救也

貴族既殘賤流交誣官長按治多失其實斯又今日之俗弊也貧士居鄉自多瑣謗而賤流豪擴結締官吏陰流譏誣之言察使飛關如捕強盜遂加桁楊之辱貧士一經此辱即垂首喪氣不復敢出一辭紀綱之隳職由是矣有一等豪門攘奪民田強奸民婦罪惡彰於道路者在所懲治苟非然者瑣

瑣米鹽之誚法官姑且優容先之以戒飭繼之以廉訪斯足

以知戢不必輕為之挫折也

課藝 禮典苐六條

科舉之學壞人心術然選舉之法未改不得不勸其隷習此之謂課藝

守令七事第三曰學校興俗吏不知學校興為何事謬以課藝當之其在家而應課者謂之旬題其入庭而校藝者謂之白日塲四境之内其可以應課者大邑不過數十人貿邑不過五六人乃其收卷之數多者千張小者五百樵童牧豎一字不通者咸得餘筆以呈僞卷公事既煩無以細考子弟賓客在傍亂批侍童孌妓擇入僞第曰宴曰賞雜沓無序物情不恊大亂以作彈塊飛石罵詈官長縱校縛儒哭聲震天枷

繫濫獄簽扑填街此清平之世挑起禍亂也乃其所謂領宴受賞而出者吏族居半餘皆樵牧嗟乎科試之法起於麗朝至于今日流波浩漫使一世之人相率而為倡優下賤之技雖其法精密有變猶云可愧況至於是乎夢之中又夢誠可嘆也　白日塲亦民弊也距邑數十里者前期入城其來往酒食烟鞋之費試紙筆墨之價兩人所須必過百錢若一家五六人赴塲者費至三百三百者一犢也童稚胥動莫可禁遏每白日令出貧寠戲頗亦不可不念也科擧無法故一家之費必至三千邑課無法故一家之費亦至三百無法之故民不堪矣

課藝宜亦有額旣舉旣選乃試乃編於是乎課之也

中國試士之法其科文名色或用六體或用九體而必使一人遍習諸體計其多寡以第高下我邦之法名雖六體大科小科所用不同初場終場所取各殊一技得中不問其餘是故遐荒鹵莽之士平生單習一技以冀僥倖詩者不賦疑者不義（四書曰疑五經曰義）其所責旣輕其發動者益衆此科舉之所以亂也　令學宮選能治一技者文邑二百人質邑百人小邑五六十人其有名者免試其無稱者面試不能成篇者黜之其究濫而自薦者亦許面試　試畢選取幾十人以爲恒額名之曰詞林生別爲名籍故者填其代衰者權補之病者遠

遴者權補之每令收卷之數無加無減恒滿此額　詩賦表策論義謂之六體 五經四書疑義亦皆名墨義 六體皆能者為一等四體以下為二等二體及單技者為下等並於名籍注其所能試出例如左

幼學李起文年二十五居柳川里　六體皆試 四書疑

幼學金聖毅年二十六居松山里　五體而已 賦表策論疑

幼學崔泰成年三十五居支石里　四體而已 賦策論義

幼學安尚鉉年四十一居棲雲里　三體而已 詩表義

幼學鄭元杓年三十八居桃泉里　二體而已 詩義

童蒙朴尚東年十八居杏園里　一技而已 詩

童蒙尸祖恱年十八居清風里　一技而已 疑

旬題並出六體而名籍己注一技者不得呈二卷己注二體者不得呈三卷　白日塲每出三體其能三體者一日之内許納三卷勿令連幅使之散呈考試計劃以第高下　其能二體者亦如之　凡己呈卷者引出之勿令坐塲　旬題一月三試九試計劃略施小賞　白日塲一月一試十二月計劃施以大賞　終歲之勞費賞不可薄些小紙筆何以塞矣

一等三人宜求細布一疋綿紵若俾作袍材副之以佳硯美几妙箑新鞋二等六人宜賜條帶一條副之以諸物三等九人宜賜新鞋一兩副之以諸物四等二十七人宜賜妙箑一把

副之以他物別購好書以賜一等抑所宜也　學宮之材苟
能節用自有羨餘又凡官府必有不屑之財否則為貪棄亦
無義者宜以此財用為賞格庶不給矣
厥明年春改修名籍死者去之惡者去之新者進之一技者
自言二技則錄之三體者自言四體則錄之並宜面試不可
輕錄
右法固善但鄰邑之人限其挾小宜采物情試若有願宜令
學宮移文于鄰學別選二十人赴期勸送四鄰各選三十人
本邑亦選三十人使五邑校藝勝者其三十人並受賞次者
唯叅榜者受賞次者唯高等者受賞次者唯居首者受賞最

下者雖有居首者不得受賞如是則其聳動多矣　春秋佳日宜偶一行之不可常也居接者巨獘也遂取數十使居學官或居山寺日課其藝以至旬月名之曰居接徒損學財且貽僧獘不可為也居首者進饍新入者進饍開席罷席皆有餘食叫呶鬪鬨遂為亂階不可為也

近世以來文體卑下句法澆悖篇法短促不可以不正也詩賦為物本於經術謨猷之外別求詞藻欲其汎濫百家雕鎪萬物蓋後世所謂文章之學也本係浮文罷之固善然既存其目宜正其體自乾隆初年忽有別格每以三韵為一段其中段必用對耦昔在百年之前無此格律此一獘也下春

亭初作科詩原倣襄陽歌聲落千金駿馬換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惟平聲之韻其響調叶上聲去聲已觸枘聲何也上去之韻其對韻之字宜用平聲不用歩字韻字其全句聲韻將與相反況於入聲乎 先大王御定奎章全韻自此科試許押入聲乃於入聲之韻亦用襄陽歌聲律讀上句時上句俗謂之內是聲響依然反讀下句時俗謂之是聲如擊木響如撲泥死而不活索然不振誠非細失此一弊也平聲之韻其對眼之字宜用仄聲今俗並於閑咏不知此法況於科詩乎此一弊也賦之無韻離騷以來所未聞也今俗但叶終聲不問平仄乃曰賦承韻法本來如此此一弊也 儷文聲律與律詩無異字字調

叶關山難越誰非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唐宋儷文如滕王閣序益州夫子廟碑乾元殿頌以至送别餞飲之序謝賀表箋起居存問之啓莫不皆然近見流球國賀正表文亦皆調叶唯獨我邦舊有訛傳乃曰上衣下裳唯其歸字句絶字叶律其餘無律承訛襲謬遂為痼疾竊想中國賀正之日十七省諸州表文及流球安南諸表莫不調叶唯獨朝鮮表文促叶歸律彼以嘉善矜不能之意哂而受之豈不可愧新羅時崔致遠作黃巢檄及諸寺碑文高麗學士作佛家文字及國初表箋亦皆調叶不中間何故如此松谷李提學瑞雨時作一篇用意調叶名之曰律表其調叶可貴而其别稱律表又失言也四六晚出

本無古表安有律表非律者非表也安有律表　經義小技也本只一道文字近俗忽作層節曰六曰七是以然則名色奇怪然且頭辭之內先具五節是以然則遂作二重嗚呼以下狂言妄說愚矣聖經無復倫理誠可歎也

數十年來又有一種弊習詩賦之題皆於經書小註出之性理道教豈詩賦之所宜乎表率既然傳相效嚬鄉村私習亦皆如此以此之故風格日卑陋勾惡篇不堪正視溯觀中古之作如白沙漢陰三淵陶菴其名世之篇皆是詞家好題若使諸公遇今俗所出之題必不能為此清警不知雖閣諸公何故如此童謠鄙諺悉關世運科詩雖俚其風格盛衰不可

以不慮也將謂諸生謂先生敦尚經術出題如此乎殊不然
也

童蒙之聰明強記者別行抄選教之誨之
文學識趣罔不在厥初八歲入學讀宙如家以宿爲睚此是
落地後先入之見終身之疾深入骨髓自此推轉讀曾氏史
略少微通鑑百緫句擊蒙詩自此以往無藥可救唯十二歲
以下聰記過人者猶可及圖妝之課藝其老蒼者宜順俗而
導之其幼艾者宜實心以拯之一分成就之望在於幼艾髯
蒼蒼而骨稜稜者雖濡心焦髮無攸反矣　郡縣每一鄉領
十數村大約四五村必有一書齋〻坐一夫子都〻之平丈領

兒童數十人宜於此中選其秀者十歲內外能日受書三四
千字讀十餘遍背誦者上等也日受書二千字讀二十遍背
誦者中等也日受書千餘字讀三十遍背誦者下等也自此
以下不足稱秀也　牧下帖于學宫令自學宫移文于諸鄉
書齋童蒙有能中三等之選者各具姓名年齒其平生所讀
書及日下能受幾千字讀幾編成誦各註名下回報學宫學
宫上于縣官　各錄既到約日召集親於面前令齋儒授以
新書以觀其能誦其名實相副者錄之為秀才別為名籍每
旬題白日塲唯八秀才之選者方許呈卷　四孟之朔牧召
秀才諸童授以三月功程令讀書成誦後孟之朔應講于縣

官第其高下施賞有差　漏於此選者或於數月之間慧賞
忽穿自頼與選者面試虛實許其追録　或其中有英豪絶
特者牧還之日載與俱歸成就大器以獻國家斯古民牧之
恒職也
課藝既勤科甲相續遂為文明之鄉亦民牧之至榮也
朱子招擧人入白鹿院咨目曰恭惟國家以科擧取士蓋循
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
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得上之選擇者豈當
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日之求而遂
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又文行彬彬

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唯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自散歸山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来當我都養（掌米者）給餼致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常衮為福建觀察閩人未知學衮至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勸導由是俗為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張遊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改其里曰桂林里（一本青水作長水桂林作桂桂）

李吉培為善山郡守政清訟簡且勤於勸學以校生中科第者多朝廷褒之特加二資

李賛成尚穀為成川府使僻在遐遠民不知學莫有占科名者公遂以興學為先擇其民之俊秀者親自訓勵郡中翕然競勸絃誦相聞不三年有一人中小科謂之破天荒人皆稱之（自是小科相繼至有捷大科出官途者亦多）

睦賛成叙欽為襄陽府使襄陽嶺海之遐陬也地瘠民残歲荐大侵公至聚邑子隷業丙舍給其粮課其才藝者奬勸而興起之貧不能行冠婚者資之財俾成禮歲未周化大行

李敬憲公繼孫始宰咸興後為北道觀察使皆以興學養材為主務金文簡宗直言於 成宗曰李某為咸興興學養才至今多中科第者崔岦曰北道監司慮不出點兵而已獨公

以學校為先請于朝頒經籍擇文臣為敎官子弟開敨者親為講授又設法都會四時課試期歲之間一道大化人愛公如父母久而不衰可謂王佐之材也咸興之文會書院永興之興賢書院安邊之玉洞書院公皆為其主壁焉

科規不正則志心不勸課藝之政亦無以獨善也

酉山筆談云中國之法州縣之學各置敎官(如吾東古有訓導)月課程文書義一篇(四書疑)排律一首(五言六八言)策問一道(或四論)律文數條(講刑名)四季之課別試經義(五經義)排律史策取其優等送于提學提學者每一省各置學政提舉一員摠領一省課試之政敎官之領于提學如縣令之統于監司也寅

申巳亥以為式年假如亥年會試則于丑二年提學私設科
試名之曰歲科所謂三年兩試也其優等十卷上于禮部至
丑年之秋乃設鄉試朝廷別遣考官每省二員又以州縣官
數人差同考官如吾東之法 選取如法第一場書義三道論孟各一題庸
學中一題 排律一首五言八韵 第二場經義五道五經各一道 第三場策問
五道題限百字 三厥明年春會試于京師亦試三場如鄉試之法
主考官一員同考官或三四凡正副考官用筆各殊一朱一
青赭黄一綠一紫各自批評各書總評于末此其大略也其
生員之額大略中邑額進二十名赴鄉試之額 赴生二十名良於學官
者 增生二十名額外也 童生二十名幼年者 又有青生社生等級

甚多皆應校官之課非赴擧者也歲科鄉試自有定額而會試則無定額中式則選之不爲汰也不中式則黜之不爲冤也國有慶喜特設恩科增廣擧額或增三貢大州縣或增一二小中邑其試額不增也

賦者無用之文去之固善表箋史論在所不廢今擬第一場試書義經義各三道第二場試排律二首表箋一首第三場試史論一道策問三道庶乎其得宜也科規如此則聰明博洽之士乃應科試而蕪雜空疎之人自然沮蹙科弊不矯而自清其有德行材幹在文藝之外者別開選路又未可少也

吾東之法一日只試一篇所以騁敏之筆至再至三借述輩

恒至數千若一日所試三道五道則宏詞慱學僅可以康濟
自家奚暇救人借述之弊自然除矣近歲一二宰臣為廣州
留守湖南察使其為都會之試一日并出三題能文之士稱
為良法